
基于 AGIL 模型的淮安乡村 “复兴少年宫”试点研究

张媛媛 彭兆龙 彭琰¹

(河海大学, 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 乡村“复兴少年宫”是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品牌。为探索农村未成年人成长的全新路径,探索乡村复兴少年宫的发展前景,基于 AGIL 模型分析淮安乡村“复兴少年宫”试点建设情况。分析认为,淮安乡村“复兴少年宫”试点存在渠道不畅、路径模糊、联动乏力、价值失稳四个方面困境。疏通道(A)、明目标(G)、系纽带(I)、传精神(L)是淮安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 乡村“复兴少年宫” “AGIL”模型 试点 江苏淮安 路径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2021 年 5 月 31 日,中央文明办召开会议,全面部署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精神传递至各省,已经在浙江桐庐、山东曲阜、河北承德等地开展建设。江苏淮安拥有五种资源,是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的合适地点。为更好推动资源与政策相结合,聚焦淮安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本文以全新视角梳理问题、提出路径。

1 新视角: AGIL 模型的理论引入

在全新政策背景与淮安当地丰厚资源的共振下,实现乡村“复兴少年宫”加速发展需要引入 AGIL 全新理论视角。

1.1 政策背景

良好的政策为乡村少年宫的“复兴”提供发展环境。首先,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密集出台呼吁教育空间重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为乡村“复兴少年宫”提供教育内容指导,《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倡导建设的教育场所为乡村“复兴少年宫”奠定前期基础,《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等规范则指引了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的发展方向。其次,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为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明晰全局定位,《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明确了乡村“复兴少年宫”在教育振兴事业中的重要性,江苏省《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实施意见》则为乡村“复兴少年宫”提供教育场所建设先导^[1]。最后,淮安“校站结合”的特色实践为乡村“复兴少年宫”提供经验与基础,特别是淮安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乡村“复兴少年宫”的试点,使得政策与资源的衔接具有了现实依托。

作者简介: 张媛媛(2000-),女,云南曲靖人,在读本科生。

1.2 资源禀赋

文化滋养特色发展,资源异禀赋能振兴。淮安市全域具有丰富的组织资源、产业资源、文化资源、教育资源、生态资源。组织资源主要包括脱贫攻坚期间对接帮扶建立、加强的各级党组织,能够通过实施“党建引领,集成振兴”等方式推动建设;产业资源主要包括已经建立的乡镇企业集群与成规模的产业基地,为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当地红色军旅文化、传统耕读文化、治水爱水文化。除了有形文化资源(文化基地、历史文物等)还有无形文化资源(民风民俗、历史故事等);教育资源主要包括全市范围内覆盖的中小学;生态资源主要包括当地自有湖泊、水文、森林等与其进行的生态治理。淮安通过践行“美丽江苏”规划、实施生态河湖规划、打造“水韵江苏”品牌,使得淡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得到保护,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为乡村“复兴少年宫”绘就绿水青山背景图。将政策规划对接好当地五种资源,能够使乡村复兴少年宫实现加速发展。

1.3 理论构建

为理顺合法性资源与合理性资源的对接关系,识别其中问题,提出建设路径,需引入AGIL模型进行阐释。这一模型由帕森斯提出。他认为,行动系统的四个子系统分别承担四种不同的功能:行为有机系统承担“适应”(adaptation-A)功能,该功能将保证系统从环境中获得所需资源,并在系统内加以分配;人格系统承担“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G)功能,该功能将确定系统目标的次序并调动资源和引导资源去实现整个大系统的目标;社会系统承担“整合”(integration-I)功能,该功能将使系统各部分协调成为一个具有功能的整体。社会系统在四个子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行为有机系统、人格系统、文化系统是社会子系统的“环境”。文化系统承担“模式维持”(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L)功能,它具有双重作用:一是维持系统的公认价值体系保持制度的统一性;二是为内部的紧张关系管理提供运作机制,稳定社会的紧张状态^[2]。

目前为止,学者对于“AGIL”模型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AGIL”模型或者说结构功能主义本身的研究。窦金波(2010)对于结构功能模型的产生与发展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并分析了它存在的一些局限性^[3]。周立环(2015)不仅介绍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还详细介绍了帕森斯学生默顿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发展和完善,并通过对比其特点分析它们不同的适用范围^[4]。二是更多的学者把结构功能主义作为理论分析框架,研究“AGIL”模型在不同领域的适用性。李芳(2019)用“AGIL”模型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精准扶贫制度,提出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5]。张龙飞(2021)则利用“AGIL”模型分析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问题,以及社会工作的介入在其中的作用^[6]。龚科源等(2021)则是利用“AGIL”模型研究如何构建农村快递体系。“AGIL”模型从引入、阐释到拓展,已经发展为一种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模型,可以此对乡村“复兴少年宫”进行分析^[7]。

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对象,乡村“复兴少年宫”主题本身尚未深入探索,“AGIL”的理论视域尚未引入。因此本文的研究为推动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提供新视角与新方法,以江苏省淮安市试点实践为经验材料,基于实践成果不断完善相关方案,为之后乡村“复兴少年宫”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提前研究、提供参考(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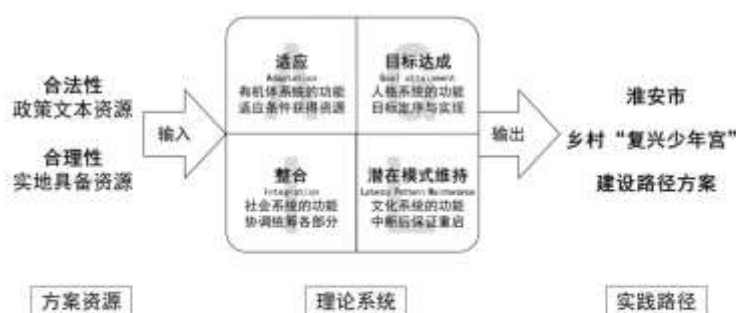


图 1AGIL 理论模式

注：本图根据相关文献资源整理而成

2 新问题：复兴少年宫的主要困境

强大政策支持、优质资源哺育下，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困”在何方，“难”在何处？在理论研讨与实地探寻的过程之中，通过“AGIL”模型发现，乡村“复兴少年宫”虽然支持强劲、发展迅猛，但是依然存在“阿喀琉斯之踵”在环境适应、目标达成、关系整合、价值维持的方面存在部分问题。

2.1 存量整合欠缺，融会渠道阻塞

利用交往理性探索，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资源融会、信息共享机制发展存量较大。主要表现为：第一，城乡整合机制不畅。虽然虚拟现实等崭新的先进技术、“青少年是主人翁”等科学的设计理念、“多中心配套”等完善的管理模式在城市少年宫广泛应用，但是乡村少年宫依然处在校外辅导站向初级少年宫发展的阶段，即便有一定的人才、资源、经验交流，依然影响甚微。第二，地区整合机制不畅。即便浙江桐庐、江苏溧阳、山东曲阜等被定为乡村“复兴少年宫”全国 50 个试点县市，并已推出密集举措，但非试点地区依然对政策知之甚少，在建设难以分享经验，已产生重复探索造成的资源浪费。

2.2 复兴路径模糊，目标策略疏离

站在顶层设计鸟瞰，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时间紧、任务重，但在多目标聚合的现状下，目标间相互存在冲突，具体实现路径亟待明确。首先，在不同政策方案中，“立德树人”“乡风文明”“服务均等”的目标非常明确，但多重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难免存在冲突现象，较难形成合一政策远景，导致文本落实存在差异。其次，顶层设计方向非常明确，但在城乡仍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对全国普遍经验与地方具体实际结合、项目措施推进与项目效果评估统一方面等问题存在疑难，策略事实难以根扎实际，易使项目建设偏离预期。

2.3 域内沟通不足，主体联动乏力

聚焦域内具体建设，主体联动成为障碍。少年宫建设并非一乡一镇之力能够完成，无论是垂直方向的政策支持，还是横向方面的资源互补，都是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的重要条件。虽然在脱贫攻坚目标引领下，域内“市、县、乡、镇”四级垂直主体、“政-产-学-研四方平行主体曾一度联手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推动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建设青少年宫的新任务中尚未形成较好的联动机制，以此在实践中取得较好成效难度较大。

2.4 模式方兴未艾，乡土价值失稳

凝结文化价值观念，现代性问题面前乡土价值失稳，可持续性有待提高。置身于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过程，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与其他乡村场域的新事物一样，存在稳固原有价值和现代价值转化两重困境。研读与践行过程中，尽管淮安市及其所辖的县、乡、镇已经下足力气落实规划，但在学习中注重条文、执行中侧重运动、评估中重视量化等方面，都使得效果差强人意，无法在短期内产生稳定态的价值观念，使得推行过程“信度”和“效度”不足。

3 新方案：新时代发展的建设路径

基于对环境适应、目标达成、关系整合、价值维持四个方面困境的探查，疏通道、明目标、系纽带、传精神的建设方案呼之

欲出。

3.1 畅通资源渠道，融汇红色军旅(A)

资源系统为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提供基础支撑。而一个较为完善的、规范的资源系统的构建，需要来自三个方面的资源，需要在吸取外部资源的同时，利用好自身的资源，此外发挥好特色资源的作用。

外部资源指的是作为乡村地区缺少的设备等硬资源，以及师资、管理人才等软资源，因此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需要畅通资源渠道，通过政府政策的扶持，进行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资源的改善。

不同的乡村地区具有不同的内部资源优势。以淮安为例，其具有深厚的治水文化与红色文化。淮安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已经形成了“走进红色淮安，感悟初心使命”和“走进刘老庄、黄花塘，探访铁军足迹”两条红旅线路；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蕴含着爱水治水的精神，围绕这一水利工程景观，治水历史、治水名人的故事得以展开，水诗词、水歌曲、水文学等具体水文化形态可以得以传承，能够成为国情水情教育的生动载体；这些都是乡村“复兴少年宫”可以运用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为孩子们讲述当地红色文化与水文化，使其身临其境地体会少年宫之好。

少年宫是进行道德建设、文体活动、实践锻炼的地点，特色资源则在其中发挥别样功能：红色军旅特色的乡村“复兴少年宫”方案不仅有利于孩子们在红色教育中学习“四史”与红色精神，还可以让孩子们在军事活动中锻炼身体、感受不一样的文娱活动。

3.2 澄清目标路径，推动区域试点(G)

清晰的目标和规划则为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提供路径支持。好的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须建立在孩子们的真实需求的基础上。因此乡村“复兴少年宫”的建设需要提前进行需求调研，然后根据需求和资源情况层层制定目标与规划，明确目标与路径。

以淮安市高家堰为例，第一步，需整合目标。乡村“复兴少年宫”作为一个多政策、跨领域、广覆盖的全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需要以服务乡村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乡村振兴为全局目标。第二步，有了目标，需要根据现有条件进行项目设计。根据利用现有场地设施，依靠本身师资力量与志愿服务力量，为孩子们提供多样化的活动。包含党史教育，亲身体验淮安水文化、红色文化，以及特色的实践锻炼等乡村“复兴少年宫”活动。第三步，精心评估规划效果，并据此做出相应的改善。即在一段时间的规划进行后，从计划实现程度、儿童素养、身心健康、动手能力发展状况等角度进行评估，并进行规划的及时修改与完善，最终逐步实现目标。

3.3 增强联动能力，紧系合作纽带(I)

良好的整合机制为乡村“复兴少年宫”提供储备资源和智力支持。在拥有资源、信息和环境条件下，有效统一的宏观统筹则显得尤为重要。而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整合功能，则要做到信息整合、环境整合、区域整合的“三位一体”。

信息整合强调现有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互通。乡村少年宫现有的设施及人力物力、城市少年宫先进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平台、大学生丰富的知识储备与特长技能，需要建立链条式传递实现共享，通过切实有力的“手”搭起桥梁，实现乡村-城市-高校的信息互通体系。

环境整合重在普遍学习，汲取经验。实现乡村“复兴少年宫”的目标，需要以城市先进少年宫为借鉴。因此，在试点前，需

要广泛挖掘各大城市少年宫的设计理念、服务特色，从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经验。从而给乡村少年宫建设提供理论方向。

区域整合以运营先进经验，结合区域特色因地制宜为重点。以此次试点地淮安为例，在汲取普遍经验基础上，要结合自身水文化、红色文化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复兴具有自己特色的“乡村少年宫”。

3.4 赓续百年精神，稳固发展秩序(L)

正确价值体系和思想理念的引领是保证乡村“复兴少年宫”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良好的价值体系不仅能为物质载体提供精神支持，更能在少年儿童的思想培育中起到正向作用。这对于少年宫来说，无疑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一，德育为先，以人为本。永葆红色精神，要求将红色教育、爱国教育、党史教育贯穿于少年儿童培育过程的始终。引导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三观。第二，全面发展，综合培养。少儿时期是学习认识新世界的黄金时期。好的少年宫能够抓住这一宝贵阶段，激发少年的潜能，找到兴趣所在，因材施教培育高素质人才。第三，去功利化，帮助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第四，乡村少年宫作为一件新事物，其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从原有价值体系中汲取营养，还需要有自己适应新时代新变化发展的部分。做好融合，以稳固乡村“复兴少年宫”的发展秩序。

参考文献:

[1]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实施意见[J]. 江苏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8(19): 62-67.

[2]窦金波.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之探析[J]. 济宁学院学报, 2010, 31(4): 43-48.

[3]窦金波. 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理论思想及其缺陷[J].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24(3): 10-12, 32.

[4]周立环. 浅谈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J]. 世纪桥, 2015(11): 60-61, 88.

[5]李芳.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义务教育精准扶贫制度模式探究——基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9, 37(2): 116-126.

[6]张龙飞.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基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视角[J]. 公关世界, 2021(14): 63-64.

[7]龚科源, 王乾成, 路莉萍, 等. 基于 AGIL 模型的农村快递体系发展研究——以西藏农村地区为例[J]. 中国市场, 2021(5): 171-172.